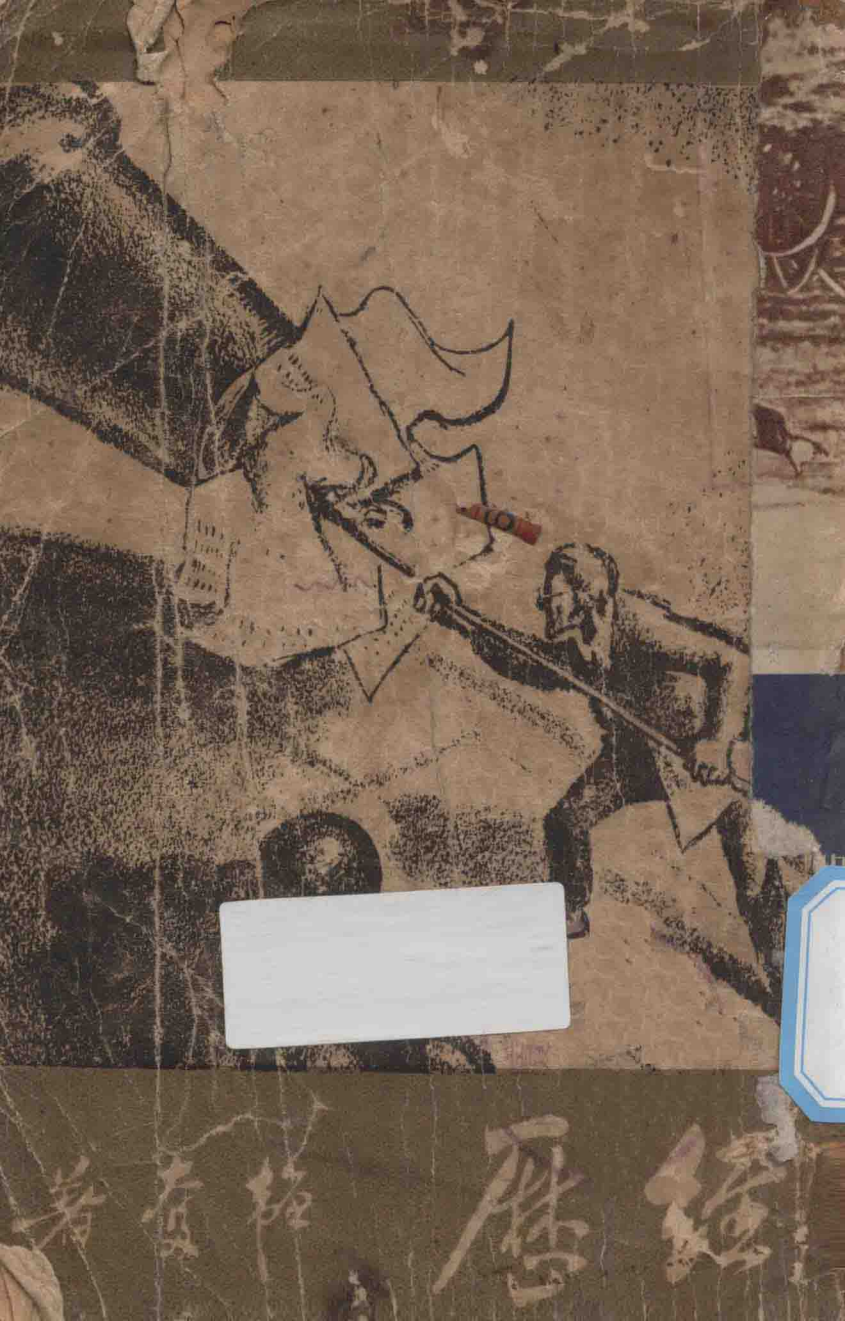




Blank white rectangular label.

Blank blue decorative label.

著者 經 歷

一 永不能忘的先生

曾經偶然在西報上的『補白』裏看到這兩句怪有趣的話：

“A gossip is one who talks to you about others; a bore is one who talks to you about himself.”

如把這兩句話勉強譯成中文，大意也許可以這樣說：『喜歡閒談的人，就是對你瞎談着別人的事情；令人討厭的人，就是對你儘談着關於他自己的事情。』我說『勉強譯成』，因為一種文字的幽默意味，最難一點不走漏地譯成別一種文字，但是無論如何，大意是可以明白的了。我尤其注意第二句，即『令人討厭的人，就是對你儘談着關於他自己的事情。』一個人談到自己的事情，往往要囉囉嗦嗦地拖泥帶水地說個不完，使人聽了感覺到厭煩，諸君也許已經有過這樣聽得

不耐煩的經驗吧。我有鑒於此，所以向來對於『自述』一類的文字不願寫。

最近因爲在香港辦了幾個月的報，回到上海以後，有不少朋友問起在香港的情形，我便寫了好幾篇在香港的經歷（登在生活星期刊），原來不過隨筆寫來，拉雜談談而已，不料有好多讀者寫信來勉勵我要多寫一些，大概還不覺得怎樣厭煩；但是在香港幾個月的經歷就不過那一些，所以登了九期就把它結束了。可是經了讀者的這樣慫恿，我又轉着念頭，想要嘗試寫幾篇二十年來的經歷，不知道要不要引起諸君的厭煩。倘若讀者聽得厭煩，我希望不客氣地寫信來警告一下，我便可提早結束，或不再寫下去。

我這二十年來的經歷，想從小學時代談起。當時我所進的是南洋公學附屬小學，校長是沈叔達先生。他是一位很精明幹練的教育家，全副精神都用在這個小學裏面，所以把學校辦得很好。我們那一級的主任教員是沈永耀先生，他教我們國文和歷史，——我最感興趣的科目。他那樣講解得清晰有條理，課本以外所供

給的參考材料的豐富，都格外增加了我的研究興趣。我尤其受他的薰陶的是他的人格的可愛。我這裏所謂人格，是包括他的性格的一切。他的服飾並不華麗，但是非常整潔，和我所不喜歡的蓬頭垢面的自命名士派的恰恰相反。他對於所教授的科目有着充分的準備，我對於他所教的科目有任何疑難，他都能給我以滿意的解釋。他教得非常認真，常常好像生怕我們有一句一字不明瞭；他的認真和負責的態度，是我一生做事所最得力的模範。他並沒有什麼呆板的信條教給我，但是他在舉止言行上給我的現成的榜樣，是我終身所不能忘的。我自己做事，沒有別的什麼特長，凡是擔任了一件事，我總是要認真，要負責，否則甯願不幹。這雖然是做事的人所應該有的起碼的條件，但是我却永遠不能忘却永耀先生給我的模範。此外令我傾倒的是他的和藹可親的音容。他對於學生總是和顏悅色的，我從來沒有看見他動過氣；我上他的課，比上任何人的課都來得愉快。但是他所以得到學生的敬愛，並不是由於姑息，隨便，撒爛污，却是由於認真而又不致令人難

堪。我當時敬愛這位先生的熱度可以說是很高很高，但是並未曾對他表示過我的這樣的心意，現在這位良師已去世多年了，可是我一生不能忘記他。

當時我們的一級裏只有二十個同學，因為人數少，彼此的個性相知很深，現在有的做醫生，有的做律師，有的做工程師，有的服務於郵政局。陸鼎揆律師也是當時同級裏的同學之一。在國文一課，我們倆是勁敵。每星期有一次作文，永 癯先生批卷很嚴；最好的文章，他在題目上加三圈，其次的加兩圈，再次的加一圈。此外僅於一篇之中比較有精彩的句子的點斷處加雙圈。每次文卷發下來的時候，大家都好像急不及待地探聽誰有着三圈，誰有着兩圈，誰有着圈，乃至於下課後爭相比較句子點斷處的雙圈誰多。有的同學緊緊地把文卷藏在課桌的抽屜裏，壓在重重的課本下，生怕有人去偷看它，那很顯然地是一個雙圈都沒有！當時我們那種競賽得津津有味的神情，大家都感覺到很深切的興趣。有了這樣的競賽，每星期都受着推動一次，大家都的確容易有進步。

二 工程師的幻想

5

我的父親所以把我送進南洋公學附屬小學，因為他希望我將來能做一個工程師。當時的南洋公學是國內數一數二的工程學校，由附屬小學畢業可直接升中院（即附屬中學），中院畢業可直接升上院（即大學），所以一跨進了附屬小學，就好像是在準備做工程師了。我在那個時候，不知道工程師究竟有多大貢獻，模糊的觀念只是以為工程師能造鐵路，在鐵路上做了工程師，每月有着二千或八百元的豐富的薪俸。父親既叫我準備做工程師，我也就冒冒失失地準備做工程師。其實講到我的天性，實在不配做工程師。要做工程師，至少對於算學物理一類的科目能感到濃厚的興趣和特殊的機敏。我在這方面的缺憾，看到我的弟弟在

這方面的特長，更爲顯著。我們年紀很小還在私塾的時候，所好便不同。當時我們請了一位老夫子在家裏教着『詩云子曰』，並沒有什麼算學的功課，但是我的弟弟看見家裏用的厨子記賬的時候打着算盤，就感覺到深刻的興趣，立刻去買了一本珠算歌訣，獨自一人學起什麼『九歸』來了。我看了一點不感覺興味，連袖手旁觀都不幹。我只有趣味於看綱鑑，讀史論。後來進了小學，最怕的科目便是算學。當時教算學的是吳叔厘先生。他的資格很老，做了十幾年的算學教員，用的課本就是他自己編的。我看他真是熟透了，課本裏的每題答數大概他都背得出來！他上課的時候，在黑板上寫着一個題目，或在書上指定一個題目，大家就立刻在自己桌上所放着的那塊小石板上，用石筆的的答答地算着。不一會兒，他老先生手上拿着一個記分數的小簿子，走過一個一個的桌旁，看見你的石板上的答數是對的，他在小簿上記一個記號；看見你的石板上的答數不對，他在小簿上另記一個記號。我愈是着急，他跑到我的桌旁似乎也愈快！我的答數對的少而錯的

多，那是不消說的。如我存心撒撒爛污，那也可以處之泰然，但是我却很認真，所以心裏格外的難過，每遇着上算學課，簡直是好像上斷頭台！當時如有什麼職業指導的先生，我這樣的情形，一定可供給他一種研究的材料，至少可以勸我不必準備做什麼工程師了。但是當時沒有人顧問到這件事情，我自己也在糊裏糊塗中過日子。小學畢業的時候，我的算學考得不好，但是總平均仍算是最多，在名次上仍佔着便宜。剛升到中院後，師友們都把我當作成績優異的學生，只有我自己知道在實際上是行不行的。

但是大家既把我誤看作成績優異的學生，我爲着虛榮心所推動，也就勉爲其難，拼命用功，什麼代數哪，幾何哪，我都勉強地學習，考的成績居然很好，大考的結果仍僥倖得到最前的名次，但是我心裏對這些課目，實在感覺不到一點興趣。這時候我的弟弟也在同一學校裏求學，我們住在一個房間裏。我看他做算學問題的時候，無論怎樣難的題目，在幾分鐘內就很順手地得到正確的答數；我總

是想了好些時候才勉強得到，心裏有着說不出的煩悶。我把這些題目勉強做好之後，便趕緊把課本攔在一邊，希望和它永別，留出時間來看我自己所要看的書。這樣看來，一個人在學校裏表面上的成績，以及較高的名次，都是靠不住的，唯一要點是你對於你所學的是否心裏真正覺得喜歡？是否真有濃厚的興趣和特殊的機敏？這只有你自己知道，旁人總是隔膜的。

我進了中院以後，仍常常在夜裏跑到附屬小學沈永癯先生那裏去請教。他的書櫥裏有着全份的新民叢報，我幾本幾本的借出來看，簡直看入了迷。我始終覺得梁任公先生一生最有吸引力的文章要算是這個時代了。他的文章的激昂慷慨，淋漓痛快，對於當前政治的深刻的評判，對於當前實際問題的明銳的建議，在他的那枝帶着情感的筆端奔騰澎湃着，往往令人非終篇不能釋卷。我所苦的是在夜裏不得不自修校課，尤其討厭的是做算學題目；我一面埋頭苦算，一面我的心却常常要轉到新借來放在桌旁的那幾本新民叢報！夜裏十點鐘照章要息燈睡覺，我

偷點着洋蠟燭躲在帳裏偷看，往往看到兩三點鐘才勉強吹熄燭光睡去。睡後還做夢看見意大利三傑和羅蘭夫人！（這些都是梁任公在新民叢報裏所發表的有聲有色的傳記。）這樣準備做工程師，當然是很少希望的了！

三 大聲疾呼的國文課

當時我進的中學還是四年制。這中學是附屬於南洋公學的，叫做『中院』。

大學部叫做『上院』，分土木和電機兩科。（當時南洋公學雖已改稱為交通部工業專門學校，但大家在口頭上還是叫南洋公學。）中院畢業的可免考直接升入上院。南洋公學既注重工科，所以它的附屬中學對於理化算學等科目特別注重。算學是我的老對頭，在小學時代就已經和它短兵相接過，但是在中學裏對於什麼代數，幾何，解析幾何，高等代數等等，都還可以對付得來，因為被『向上爬』的心理推動着，硬着頭皮幹。在表面上看來，師友們還以為我的成績很好，實際上我自己已深知道是『外強中乾』了。

但是南洋公學有個特點，却於我很有利。這個學校雖注重工科，但因為校長是唐蔚芝先生，（中院僅有主任，校長也由他兼，）積極提倡研究國文，造成風氣，大家對於這個科目也很重視。同時關於英文方面，當時除聖約翰大學外，南洋公學的資格算是最老，對於英文這個科目也是很重視的。前者替我的國文寫作的能力打了一點基礎；後者替我的外國文的工具打了一點基礎。倘若不是這樣，只許我一天到晚在X Y Z裏面翻筋斗，後來要改行便很困難的了。但是這却不是由於我的自覺的選擇，只是偶然的湊合。在這種地方，我們便感覺到職業指導對於青年是有着怎樣重要的意義。

當然，自己對於所喜歡的知識加以努力的研究，多少都是有進步的，但是環境的影響也很大。因為唐先生既注意學生的國文程度和學習，蹣腳的國文教員便不敢濫竽其間，對於教材和教法方面都不能不加以相當的注意。同時國文較好的學生，由比較而得到師友的重視和直接間接的鼓勵，這種種對於研究的興趣都是

有着相當的關係的。

我們最感覺有趣味和敬重的是中學初年級的國文教師朱叔子先生。他一口的太倉土音，上海人聽來已怪有趣，而他上國文課時的起勁，更非筆墨所能形容。他對學生講解古文的時候，讀一段，講一段，讀時是用着全副氣力，提高嗓子，埋頭苦喊，讀到有精彩處，更是弄得頭上的筋一條條的現露出來，面色漲紅得像關老爺，全身都震動起來，（他總是立着讀，）無論那一個善打瞌睡同學，也不得不肅然悚然！他那樣用盡氣力的辦法，我雖自問做不到，但是他的那樣聚精會神，一點不肯撒爛污的認真態度，我到現在還是很佩服他。

我們每兩星期有一次作文課。朱先生每次把所批改的文卷訂成一厚本，帶到課堂裏來，從第一名批評起，一篇一篇的批評到最後，遇着同學的文卷裏有精彩處，他也用讀古文時的同樣的拚命態度，大聲疾呼地朗誦起來，往往要弄得哄堂大笑。但是每次經他這一番的批評和大聲疾呼，大家確受着很大的推動；有的人

也在寄宿舍裏效法，那時你如有機會走過我們寄宿舍的門口，一定要震得你耳聾的。朱先生改文章很有本領，他改你一個字，都有道理；你的文章裏只要有一句有精彩的話，他都不會抹煞掉。他實在是一個極好的國文教師。

我覺得要像他那樣改國文，學的人才易有進步。有些教師儘轉着他自己的念頭，不顧你的思想；爲着他自己的便利計，一來就是幾行一刪，在你的文卷上大發揮他自己的高見。朱先生的長處就在他能設身處地替學生的立場和思想加以考慮，不是拿起筆來，隨着自己的意思亂改一陣。

我那時從沈永耀先生和朱叔子先生所得到的寫作的要訣，是寫作的內容必須有個主張，有個見解，也許可以說是中心的思想，否則你儘管堆着許多優美的句子，都是徒然的。我每得到一個題目，不就動筆，先盡心思索，緊緊抓住這個題目的要點所在，古人說『讀書得間』，這也許可以說是『看題得間』；你只要抓住了這個『間』，便好像拿着了舵，任着你的筆鋒奔放馳騁，都能夠『搔到癢

處』，和『隔靴搔癢』的便大大的不同。這要訣說來似乎平常，但是當時却有不少同學不知道，拿着一個題目就瞎寫一陣，寫了又塗，塗了又寫，鐘點要到了，有的還交不出卷來，有的只是忽忽地糊裏糊塗地完卷了事。

四 課外閱讀

常有青年朋友寫信問起寫作的祕訣，其實我只是一個平凡的新聞記者，寫的不過是平凡的新聞記者所寫的很平凡的東西，說不上什麼作家，所以對於這種問句，很感到慚愧。不過就我很平凡的寫作的一點經驗說，覺得在初學方面最重要的不外兩點：一是寫的技術，二是寫的內容。簡單說起來，所謂寫的技術，是能夠寫得出自己所要說的話，也就是能夠達意。所謂寫的內容是有話說，也就是有什麼意思或意見要說出來。

我上次和諸君談過在小學和中學裏得到良師教授國文的情形。但教師儘管教得好，實際的領略和運用，還是要靠自己努力去幹，從幹的當中得到要訣。這好

像游泳一樣，只是聽了算數是無用的，必須鑽到水裏去游泳，才有所得。我當時在學校裏所學的國文還是文言文，讀的是古文。只靠教師在課堂上教的幾篇是不夠的，所以對於什麼古文辭類纂，經史百家雜鈔，所謂八大家的各個專集（尤其是韓昌黎全集），王陽明全集，曾文正全集，以及明儒學案等等，在課外都完全看了一下。覺得其中特別爲自己所喜歡的，便在題目上做個記號，再看第二次；尤其喜歡的再看第三次；最最喜歡的，一遇着可以偷閒的時候，就常常看。此外如新民叢報，梁任公和汪精衛筆戰的文字，在當時也是我看得津津有味東西。還有一部書也是我在當時很喜歡看的，說來很奇特，是所謂三名臣書牘，共有四冊，是曾滌生，胡林翼，和曾紀澤的奏摺和信札。我却不是崇拜什麼『名臣』，只覺得這裏面的文字都很精悍通達，對於他們處理事務的精明強幹，尤其是物色人材和運用人材方面，感到很深的興趣。據說他們的這些文字不一定是完全自己寫的，有好些是當時幕府中的能手代做的。我有一天在舊書攤上無意中碰到這部